

莫吐儿

肖洛姆-阿莱汉姆著
姚 以 恩 译



肖洛姆-阿莱汉姆著

莫吐儿

姚以恩译



少年儿童出版社

Шолом-Алейхем
МАЛЪЧИК МОТЛ

Детгиз 1954

莫 吐 儿

肖洛姆-阿莱汉姆 著

姚 以 恩 译

弗·洛新 绘图

陈 敦 装帧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 1536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排版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787×1156 1/32 印张 3.25 字数 61,000

1957年9月第1版 1982年10月第2次印刷

印数 7,501—83,900

统一书号: R 10024·4009 定价: (五)0.28元

内 容 提 要

肖洛姆-阿莱汉姆是十九世纪一位著名的犹太作家。
《莫吐儿》一书是他有名的一篇儿童文学作品，曾受到高尔基的赞赏。

莫吐儿是个聪明活泼的孩子，可是他家里很穷，他常常被大人打骂。父亲病死后，家里更困难了，母亲和哥哥要他帮助家里挣钱做生意。

人吃人的旧社会剥夺了他们过合理生活的权利，使得莫吐儿的哥哥艾利亚时时刻刻梦想发财致富。正在十分穷困的时候，他哥哥弄到了一本包罗各种“生财之道”的书。他照书上的办法卖过饮料，做过墨水，捉过老鼠，可是一事无成，不但没有发财，反而惹来了许多意外的麻烦事。

全书充满了辛酸、感人的幽默。作者通过本书无情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和罪恶。

前 言

肖洛姆-阿莱汉姆是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也是十九世纪后期犹太文学最杰出的代表。他的作品充满了辛酸、感人的幽默。他所描写的都是“小人物”的悲惨的命运。

肖洛姆-阿莱汉姆 1859 年生于俄国乌克兰的一个小城里。他的原名为肖洛姆·诺胡莫维奇·拉比诺维奇。肖洛姆-阿莱汉姆是他写作时用的笔名。他一生很困苦，童年和少年时代吃的苦头特别多。他在小说《从市集上来》一书里曾用非常鲜明的笔触真实地描写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这本书不但是作家的自传体小说，而且也是当时犹太人民生活的巨幅写生画。

肖洛姆从小就很聪明，并且好学不倦。二十岁的时候，他第一次发表文章，不久就引起了读者们的注意。读者们立刻看出，他是熟悉他们的生活、愿望的作家和保护者。

肖洛姆-阿莱汉姆之所以深受读者爱戴，还因为他在穷人同有钱人的斗争中，始终不渝地站在被压迫的穷人一边。

犹太的大资产阶级痛恨肖洛姆-阿莱汉姆。而俄国的进步知识分子却非常尊敬他。当时许多最优秀的俄国作家如列甫·托尔斯泰、高尔基、库普林、柯罗连科等都是他的亲密朋友。高尔基对他的作品有极高的评价。在读完《莫吐儿》的俄译本以后，高尔基给肖洛姆-阿莱汉姆写了一封非常热情的信。信上说：

“您的书我收到了，读过以后我笑了也哭了。真是一本绝妙好

书！……这本书我非常喜欢。再说一遍，这是一本了不起的好书。整本书都洋溢着对人民的深厚、亲切而真挚的爱。”

肖洛姆-阿莱汉姆不是一个革命家。但是他那种“对人民的深厚、亲切而真挚的爱”使他趋向当时的进步思想。例如，在谈到他在书中描写的人物时，他说过，“在卡尔·马克思、奥古斯特·倍倍尔和所有聪明善良的人所说的那种幸福的时刻没有来到以前”，这些人物还得过穷困的生活。

肖洛姆-阿莱汉姆晚年迁往美国居住，1916年死于美国。他的作品大都是用意第绪语写的，曾被译成英、俄、德、法等许多种语言。在我国，早在“五四”时期，进步文艺界就注意到这位杰出的犹太人民作家。远在六十年前，在1921年，我国著名作家茅盾先生首先翻译发表了他的作品。在这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对他的作品的介绍和研究从未中断过。

1959年，世界各国人民纪念肖洛姆-阿莱汉姆诞生一百周年的时候，我国许多报刊也刊登了纪念他的文章和他的作品的译文。北京和上海特地举行了隆重的纪念集会。在北京的纪念会上还朗诵过《莫吐儿》的片断。

几十年来，我国人民一直热爱这位杰出的作家，一直不断地介绍他的作品，是因为他的作品意义早已超出了民族的界限，他的大量作品丰富了世界文化宝库，成了全世界人民共有的精神财富。

译者

1981.10.25

目 录

前 言	1
1. 今天过节,不好哭!	1
2. 我真走运——我是孤儿!	19
3. 我将来要成个什么样的人?	26
4. 艾利亚讨老婆了	39
5. 我有了个好差事	47
6. 艾利亚不愁吃不愁穿	55
7. 我哥哥艾利亚做的饮料	62
8. 墨水成灾	71
9. 墨水成灾的后果	81
10. 一条街人人打喷嚏	86



1 今天过节，不好哭！

1

过了逾越节就碰到这样好的天气，我敢打赌，世界上谁也没有我，圣诗领唱人别伊西的儿子莫吐儿，和邻居家的小牛美尼快活了。（美尼这名字是我给小牛起的。）

我们俩在这第一个暖和的日子里一块儿发觉了第一线柔和的阳光，我们俩一块儿闻到了从解冻不久的地面下刚钻出来的第一批青草嫩芽的香气，我们俩又一块儿从各自的暗角落里钻出来，迎接这第一个春光明媚的早晨。

我啊，我是从一个又冷又湿的地窖里爬出来的，那是个道道地地的地洞，里面充满了药味和面团的酸味。小牛呢，它是从一座又小又暗、又泥泞又嵬嵬的牛棚里给放出来的，牛棚那歪歪斜斜的墙上尽是窟窿，冬天有雪往里钻，夏天有雨往里打。

我们就这样冲到自由的天地里来了，我们俩——我和小牛——对大自然感激不尽，准备各按各的方式尽情欢乐一番。我高举起双手，张大嘴巴，狠狠地吸了一口春天里新鲜而又芳香的空气。我觉得我飘起来了，飘上了蔚蓝色的太空，那儿浮动着轻烟似的云雾，雪白的小鸟飞翔其间，啾啾唧唧，时隐时现。从我饱满的胸腔里不由自主地迸出了一只歌子，这歌子比节日里我和父亲在教堂唱经台旁边所唱的要美妙得多了，它没有词，没有调，它象瀑布倾泻，又象波涛奔腾，它是一首充满欢乐的颂歌。

在这第一个春天的日子里我是这样来表达我的欢乐的。

小牛表达这种欢乐可另有一套办法。

它第一件事儿是把湿漉漉的黑脸钻到粪堆里去，然后用前蹄搔一搔，接着是竖起尾巴，收起四条腿，跳一下，叫起来：

“哞——！”

这声“哞——”我觉得真滑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也学小牛的样，惟妙惟肖地叫了一声“哞——”。

看样子，小牛很喜欢我学它，它又叫了一声，又收起四条腿跳了一下。不用说，我当然也跳了一下。这样重复了好几次：我跳，小牛也跳；小牛“哞哞”叫，我也“哞哞”叫……

要不是我哥哥艾利亚对准我后脑勺狠狠地打了一巴掌，谁知道这游戏要玩多久。哥哥说：

“你怎么不死掉呢！快九岁的小伙子了，跟小牛跳舞！快给我滚回去，你这没出息的东西！……你等着瞧吧，父亲一定要收拾你！……”

2

胡扯！父亲决不会收拾我。父亲在生病。从秋天过节的时候起，他就不在教堂里唱诗了。他整夜咳个不停。我们家来了个医生，黑黑胖胖的，有一撮小胡子，一双笑咪咪的小眼睛，是个快活人。他管我叫“胖小子”，用手指弹我的肚子。他三番五次对我妈说，要她相信，光给我吃土豆不行。他还关照我们应该给病人吃肉汤和牛奶，牛奶和肉汤。妈凝神听着这些忠告，可是等医生一走，她就用围裙捂住脸，两个肩膀直哆嗦。过一会儿，她擦擦眼睛，把我哥哥叫到一边，两个人就嘁嘁喳喳讲开了。讲什么我不知道，不过好象在吵嘴。妈叫哥哥到什么地方去，他不肯去。

“我情愿死，也不情愿跟这些人去借债，”他说。“顶好今天就让我进棺材！”

“住嘴，你这忤逆不孝的东西！你在放什么屁呀！”妈咬牙切齿，细声细气地说，两只手直往他脸上指。

从一旁看，妈恨不得把他撕成一片一片的。可是她一会儿就软下来了。

她说：

“好孩子，我们该怎么办呢？父亲多可怜啊！得救救他……”

“还是卖掉点什么吧，”艾利亚看着碗橱说。

妈也看着碗橱。她擦了擦眼睛，低低地说：

“我还有什么可卖的？卖灵魂吗？我看再没有什么可卖了。难道要卖掉这只空碗橱！……”

“那又怎么啦！”艾利亚说。

“你这强盗！”妈忽然喊了起来，她的眼睛都红了。“我的孩子怎么成了这样的强盗？！”

她气得不得了。不过，她哭了一会儿，擦干眼泪，还是同意了艾利亚的主张。

卖书，卖父亲法衣上的银流苏，卖两只镀金高脚杯，卖妈妈的绸衫，卖其他东西，让它们一样接一样流到不同买主手里时，都是这样。

书是书贩子米赫尔买去的，这人有一把稀稀落落的胡子，他一天到晚摸着它。可怜的艾利亚到他家跑了三趟，好不容易才把他请到家里来。妈看见他来，非常高兴，把手指放到嘴边，跟他做了个手势，表示说话要轻声些，不要让父亲听见。米赫尔明白了她的意思。他仰起头来看看着书架，照老习惯摸着胡子，低低地说：

“喂，给我瞧瞧你们有点什么玩意儿？”

妈抬了抬头叫我爬上桌子，从书架上把书递下来。用不着她再吩咐。我一纵身就跳上了桌子，但是说时迟那时快，我高兴得摔了个狗吃屎。哥哥把我骂了一顿，照他说，我跳得“象个疯子”。后来他就自己爬上桌子，把书递给米赫尔。

米赫尔一只手翻书，一只手还是摸着胡子。每本书里他都要挑出点毛病：不是这本封面破了，就是那本书脊坏了，还有一些，干脆说根本不是书。等他看完所有的书——所有的封面，所

有的书脊，他捋捋胡子，装腔作势地说：

“要是这是法典，全套的，我也许可以买下来……”

妈脸都气白了，哥哥却相反，脸气得象红布。

“干吗你早不说你只收全套法典？”哥哥冲着书贩子说。“你这是来耍人的，来浪费人家时间的！”

“艾利亚，轻点儿，请你轻点儿！”妈央求哥哥说。

从隔壁房间里传来了父亲嘶哑的声音：

“谁来了？”

“没有人！”这是妈的回答。

她叫哥哥到父亲那儿去，让她一个人跟米赫尔讲价钱，到最后她把所有的书都卖给了米赫尔。可以看得出，她卖得非常便宜，因为当艾利亚进来问她卖了多少钱时，她说：

“这不关你的事！”

米赫尔急急忙忙把书塞进麻袋，就慌慌张张溜走了。

3

叫我最开心的事情是卖碗橱。

虽然卖父亲法衣上银流苏的时候也挺带劲。首先，听珠宝商约瑟尔讲生意经就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这人脸色苍白，脸上有块红斑。他走了三次又回来三次，最后当然是如愿以偿。于是他在窗子旁边坐下来，这条腿往那条腿上一搁，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黄鹿骨柄的小刀，屈起中指就利索地拆起流苏来了。我觉得要是我能这样利索地拆流苏，我就可以算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可是妈哭得那样伤心，要是你看到了准会吓一跳。连艾利亚这个快做新郎的男子汉，也不知为什么把脸朝着门，莫名其妙地尖叫一声，用上衣的前襟擦起眼睛来。

“干什么呀？”父亲在他房里问。

“没什么，”妈回答说，一面说一面也在擦哭红了的眼睛。

她的下嘴唇和脸的下半部都在打哆嗦！只有石头人看到她才能不笑出声。

但是，这一切跟卖碗橱时出的花样比起来，真是差远了。

第一，我们家这碗橱怎样才能拿下来呢？我一生一世都以为它是连在墙上的。难道能把它拿下来吗？第二，面包、安息日吃的面包卷、盘子、锡汤匙、锡叉（我们家有两只银汤匙、一把银叉，但已经被妈卖掉了）这些玩意儿妈又放在什么地方呢？逾越节吃的硬面薄饼又往哪儿搁呢？

我想这些事情的时候，木匠纳赫曼正在用指甲红通通的手指量碗橱的大小。纳赫曼认为：碗橱出不了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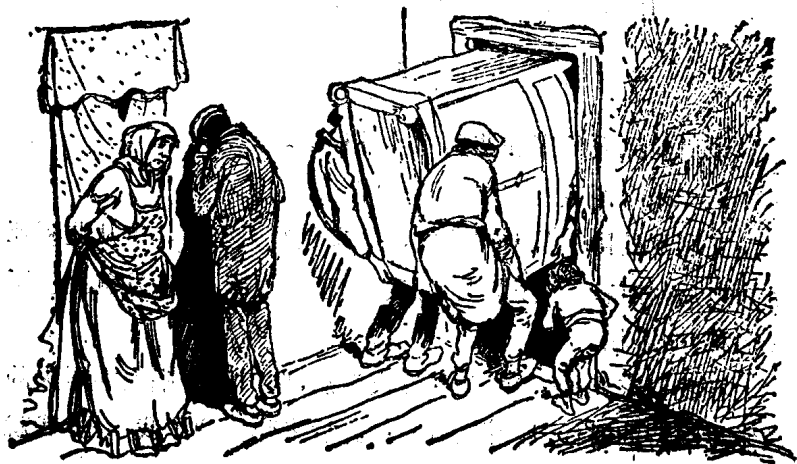
“那它怎么进来的呢？”艾利亚想问个究竟。

“你去问它呀！”纳赫曼顶了他一句。“我打哪儿知道它怎么进来的？把它抬进来，它就进来啦。”

有过那么一刹那，我甚至替碗橱担心，——我想，它得留在我们家了。但是我这怀疑一会儿就消失了。纳赫曼带来了两个儿子，也是木匠，他们搬起我们家碗橱来真是神通广大。纳赫曼走在前面，他后面是他儿子和碗橱，他儿子后面是我。

老头儿在发号施令：

“柯勃尔，侧过身来！敏德尔，向右！柯勃尔，别着急！敏德



尔，抬好！”

我在他们周围蹦来跳去帮他们的忙。艾利亚和妈没有一点想帮忙的样子。他们站在那儿，愁容满面地看着空下来的地方，看着布满蛛网的墙壁，看着看着哭起来了。真是两个怪人，——只知道哭！

忽然，兵一声！碗橱上的玻璃在大门口打碎了。

木匠跟他的两个儿子，你怪我我怪你，吵得一团糟。

“粗坯！”

“笨蛋！”

“见你的鬼！”

“拧掉你的脑袋！”

“你这该死的东西！”

“在干什么？”从病人的房间里传来了一阵嘶哑的声音。

“没有什么，”妈一面回答，一面擦眼泪。

4

最后轮到我的床和艾利亚的卧榻了。

这一来可叫我着实快活了一阵。

艾利亚的卧榻从前叫沙发，本来是给人坐的。自从艾利亚订婚以后，他就睡在沙发上了，我呢，睡在他床上，沙发就此换了个名称，叫卧榻。

在我们家光景还好，父亲没灾没病，跟四个合唱人在屠宰的教堂里唱诗的时候，沙发里有弹簧。后来弹簧到了我手里，我就拿它耍各种各样的把戏。我把手夹伤过，险些儿把眼珠子挑出来；有一次我把弹簧卡在脖子上，差点儿给憋死。结果，艾利亚狠狠地揍了我一顿，把弹簧扔上搁楼，拿掉梯子了事。

沙发和床是个叫汉娜的女人买去的。没有讲好价钱以前，妈不许她走到东西跟前去看。

“认货买货。没什么可细看的！”

可是等汉娜给了定洋，跑到沙发和床跟前掀起铺盖一看，她就发疯似地啐了起来。妈很受委屈，气得要还给她定洋。可是艾利亚不答应：

“说买定了，就是买定了！……”

我和艾利亚的铺盖在地板上铺好了，我们象两个大老爷一样往下一躺，两个人合盖一条被子（艾利亚的被子已经给卖掉了）。听哥哥说在地板上睡觉也相当舒服，我很高兴。

等他做完睡前祷告，睡熟以后，我就在地板上到处打滚。谢

天谢地，这会儿地方可够了。多宽敞啊！多自在啊！简直是天堂！

5

“现在可怎么办呢？”有一天早晨妈皱紧眉头看着光秃秃的墙壁，问了一声。

我和艾利亚也皱紧眉头看着墙壁。忽然哥哥转过身来，愁容满面地对我说：

“你到院子里去，我跟妈有件事要商量。”

一转眼我就在院子里了，不用说，一会儿工夫我已经溜到小牛身旁。

近来美尼长得大多了，也好看多了，上帝保佑，可别让我给说坏了。黑黑的小脸更加逗人喜爱了，两只圆圆的眼睛跟人的眼睛一样，露出懂事的眼光，好象在等人给它什么吃的东西，或者至少给它搔搔细脖子。它非常喜欢人家给它搔脖子。

“又跟小牛在一块儿啦？说什么你也离不开你的好朋友吗？”忽然我听到了哥哥的声音。

这一回他还算比较温和。

他拽住我的胳膊对我说，我们得马上到圣诗领唱人格尔什·别尔家里去。我到那儿日子就好过了。首先，人家会给我饭吃。家里现在光景不好——父亲病了，得想法救他。

艾利亚说：“我们得想尽一切办法救他。”

接着又解开上衣指着小背心对我说：

“你瞧，老丈人送我的那只表，我也不得不把它卖了。要是

给他知道了，不得了！非天翻地覆不可！”

谢谢上帝，老头儿一点也不知道卖表的事情，这让我们免掉了一场灾难。要是真的天翻地覆，那可不得了！……小牛怎么办呢？这可怜的、不会说话的畜生……

艾利亚对我越来越亲热，越来越好。

最后他说：“我们到了。”

圣诗领唱人格尔什·别尔是个有音乐天才的人。尽管他自己不会唱；可怜他没有嗓子。这是我父亲说的。不过格尔什·别尔对唱诗是内行。他手下有十五个唱诗人。他厉害得很。

他来试我的嗓子了。我很中他的意。他摸摸我的头，说我是个金嗓子。哥哥特地添了一句，说我不光是金嗓子，并且是金嗓子里面的金嗓子……

这以后他们就开始讲价钱，末了，艾利亚拿了定洋，对我说：从此你就得留在格尔什·别尔家里了。

“要听他的话，别想家！”

说说倒便当——别想家！到夏天，太阳晒着大地，天空象水晶那样明亮，地上的烂泥早晒干了，那时候我能不想家吗？在院子里，就在我们家旁边，堆着一堆木头。这些木头不是我们家的，是富翁约夏准备盖房子用的木料；他没地方放，就堆到我们这儿来了。请上帝保佑这位富翁长命百岁！我可以用他的木料给自己筑个碉堡。碉堡里长的是牛蒡和白玉草。牛蒡可以拿来朝小孩身上扔，白玉草，只要你吹口气，拿它朝自己的脑门上一拍，就会噼啪一声炸开来。

在这儿，在这堆木料旁边，我和小牛有说不出的痛快。我和